

東周列國志

第十二冊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白下蔡一暴元放甫評點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馮驩才識甚高非尋常遊士之比其口舌之才未嘗不妙而其言皆正大光明無絲毫傾危欺詐至于心地忠厚更是品高處以如此人而貧困無聊使非有孟嘗之好客未必不終身貧賤也可嘆

宋康行事驕傲愚騃粗率淺躁都有而又加以淫虐濟之以剛愎此卽大國亦必有滅亡之禍况小國乎至其所恃者在兵力而又無撫恤之德與用眾之方如此而侈言霸王豈非囂語

蘇代本于蘇秦之教亦遊士之雄也與張儀流品雖同而品行過之爲齊計畫處更正

養客五君中惟信陵眼力見識都勝如待侯生一節是四君之所必不能者也

侯嬴朱亥只看其不屈于信陵便知其身分之異看信陵偏要致敬于侯生朱亥便知其識見之高非信陵不足以知二人非二人亦不能致信陵之敬所謂相需而後顯相難而相成也

話說孟嘗君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

其恭敬惓惓自古惜惓惓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

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

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自是無知人語和而笑者復數人

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大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

再說潛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為秦用深以為

憂愚人規矩是過後悔及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為相國賓客歸者益重乃置為

客舍三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

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

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饑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

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偽劣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人不

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取利息以助日用一日有一漢子

狀貌修偉便不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驩驩人求見孟嘗君孟

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文乎驩曰無也竊聞君好士

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

聞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亦是疑其不常故特留心也傳舍長答曰馮先生

貧甚身無別物止有一劍又無劍囊以蒯緌蒯草各繫之於腰間說

形藏可美食畢輒彈其劔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

吾食儉也乃遷之于幸舍食魚肉就告遷妙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

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劔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

矣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

異也又遷之代舍又告便遷妙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驪乘車日出夜歸

又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

曰客何無饜之甚乎此處差役更使伺之驪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主

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

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

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

馮驩與言收債之事馮驩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

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眾計之得息錢十萬

馮驩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

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可知牛酒馮

驩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酣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

大費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爲

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驩命左右取火

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謂眾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恐

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開解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

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

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似不應自百姓皆叩頭懽呼曰孟嘗君

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

馮驩空手來見十萬錢畢矣不知會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

畢乎驩曰不但爲君收債且爲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譴之曰文舍客

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千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眾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驩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為權眾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是力饒者與為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从而息多則逃亡耳是極區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有義有志此臣所謂為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為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為放顏捐而謝之終是大方人史臣有詩云逢迎言利號佳賓焚券先虞觸主嗔

空手但收仁義返方知彈缺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國終為秦害乃廣布謠言流于齊國秦人無他畏惟有詐而已矣宣孟嘗君名高天

卜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曰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

楚頃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王自爲從約長孟嘗君

不服故不肯同兵何以知之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

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此留太子以要地於

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此一節吏寡君之得罪於**齊**

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會逃歸不獲

今復爲**齊**相專權旦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

楚結好以女爲**齊**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楚**王惑其言

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湣王疑之

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糊塗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

馮驩在側便忠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

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

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

嘗君曰惟先生命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

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秦者皆欲强

而弱齊其遊者皆欲强而弱秦與齊勢不兩雄是正詔不其

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為雄而不為雌乎馮驩曰

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

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是真話不欺詐今齊王惑於讒

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為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

收之以為用則齊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

齊不復用則此言豈特為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

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

矣時樓里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驩言喜乃飾良車十乘黃

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為大王先行

報孟嘗君使之東衣母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

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為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為雄失人者為雌今

臣問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

嘗君為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為齊謀者以為秦謀則雄在秦

而臨淄卽墨危矣是正話不是便危湣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

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

必喜而愛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是真話不

徒欺湣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

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湣王湣王卽命馮驩

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為驩說秦以為之地而終使孟嘗君復相齊是

忠厚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孟嘗君既復相

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

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其實薄得可恨馮驩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

乎旦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虛矣爲所求不生焉夫富貴多士貧

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

只因爲客解說處是何等忠厚是何等濶大

孟嘗君再拜

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是時魏昭王哀王與韓釐王哀王秦周王

之命合從伐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二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

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以獨尊乃

使人言於秦潛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

西方尊秦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潛王意未決

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効之正踰一月

秦復遣使至晉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潛王先有並帝之事請

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晉所以尊晉也却之則

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

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

王因以爲秦罪

做固活主意是游士得力處

潛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

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

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

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

這主意却好

潛王大

悅乃受帝號而不構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

二月間

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

裝

醜話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

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生有異

相身長九尺四寸面潤一尺三寸曰如巨星面有神光

有以異相而興亦有以異

相而力能屈鐵伸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

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鷦以爲異事有是災異獻於君偃偃召

太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

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之更望何人乃多命壯丁親自訓練得勁

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

城滅滕有其地邦也因遣使通好于秦秦亦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

國與齊楚三晉相並偃遂稱爲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

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

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里遠便是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

射之弓強矢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

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歎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

右以熱水代酒白飲能吃得許多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不能

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俟千石不醉也

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

這却是難事想必是

使人傳

宋

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白炫一日遊封父之墟

今河南府

縣卽遇見採桑婦甚美銜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

妻息氏也

思家編出美貌女子豈風水使然乎一笑

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妻馮與妻

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歌妙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卽其家奪之

做這等事如何想爭王圖霸

韓馮見息氏升

中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

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謂之曰我

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

爲皇后息氏復作詩以對曰

鳥有雌雄

不逐鳳凰

妾是庶人自道木色妙

不樂君王掃興真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用強硬逼不是溫息柔隊中人一笑

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

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此婦却比息宋王

急使人攬其衣不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

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為二

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

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側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

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精誠所感里人哀之曰此韓

馮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昔仙有詩漢云

相思樹上兩鴛鴦

千古情魂事可傷

威逼能奪志

婦人執性拚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怒乃執弓矢於座側凡進

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宋有許多諫臣還第

好國若非康公之無道斷不至于即亡也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齊**湣王

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共攻**宋**三分其地兵既發**秦**昭王聞之

怒曰**宋**新與**秦**懽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湣王恐**秦**兵救

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

齊今伐**宋**矣臣敢為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

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而攻**宋**其勢必欺**楚****魏**雖是游說

之語然却也**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捐一**宋**以餌**齊**而坐

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

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眾怒且移

於**宋**矣**宋**王乃罷兵不救**宋****魏**師先至**宋**郊**宋****魏**之兵亦陸續來會

唐將韓**聶****魏**將唐昧**魏**將亡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

氣驕宜示弱以誘之是亡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

師失地之耻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

者馳韓聶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乃爲檄數**宋**十大罪一逐兄篡立

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韋囊射

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耻七射殺

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

神虐民全無君道

說上罪却好

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

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此是亡卯之功

山逼睢陽**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

聶先遣部下將閭五險以五十人挑戰**宋**兵不出閭五險使軍士聳